

史海钩沉

巴黎大学的创建过程及其启示

李振峰

摘要: 产生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是现代大学的根。本文分析考证了“母大学”产生的过程和特点,揭示了其意义,并提出了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巴黎大学; 教师法团; 创建过程;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04)04-0046-05

The Establishing Process of Paris Universi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 Zhenfeng

Abstract: Paris University, which came out in the Middle Ages, is the roo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probes into the proces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other university”, revealing its significance, and henceforth is expected to bring out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Paris University; teacher regiment; establishing process; enlightenment

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创建,是在缓慢、自发的背景下进行的,没有教育名家介入、大家指点。它对后世大学的影响是间接的、渗透性的,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因此,在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潮中,其创建的过程与特点自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现代大学的各种学术组织和机构,以及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等,都根基于巴黎大学。所以,在社会转型、教育大发展的今天,寻根溯源,追溯“母大学”产生的过程和特点,对我国当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会有所启迪。

一、巴黎大学产生的原因与过程

1. 西欧中世纪良好的知识氛围,为大学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西欧中世纪前期,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控制知识领域,但从11世纪后,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西欧各国开始出现以下繁荣景象:(1)城市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城市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级也迫切需要文化知识,并希望将已获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创造出更多财富;(2)各类学校和图书馆也应运而生,并逐渐兴盛起来。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3)各国统治者也开始采取措施发展文化教育,

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一是通过提供物质条件积极支持大学的创办。二是通过立法或颁布条例授予大学特殊权力,支持和保护大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为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2. 十字军东征强化了欧洲人的游牧习性,为人才的聚集和流动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欧洲人的地域概念极为淡化,行游的性情非常突出。所以各类人员的流动既自然又频繁。这就为人才的聚集奠定了文化基础。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作为一场出自各民族意愿的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进一步强化了人员的高度流动和集中,由此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学者群体,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和智力基础。

3. 巴黎中心的形成,孕育了大学的组织形式

12世纪初,迁移不定的法国卡佩王朝开始在巴黎安定下来,巴黎成为法国的中心。随着经济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巴黎城镇本身某些特权的推进,巴黎自然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黎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首都,所授予的学位在欧洲所有国家均可有效。因此,巴黎的学校所具有的吸引力自然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学校乃至邻国的学校。于是,数以万计的学生涌向巴黎。而在当时众多的学校竞争中巴黎

收稿日期:2004-03-24

作者简介:李振峰,滨州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滨州,256604。

圣母院脱颖而出，并很快取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在其回廊里聚集了一大批拥有崇高权威和声望的杰出教师，以及来自欧洲各个角落的学生。从此，巴黎圣母院就成了当时法国乃至欧洲其他社会的学术中心。在此背景下，所集中的学术力量必然会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孕育出新的生命力——学者团体，大学的最初形式。

4. 教师法团的形成与发展，直接促成了巴黎大学的创建

巴黎中心地位的形成，使其在欧洲公共舆论中声望大增，求学者纷至沓来。面对大批如饥似渴的求学问教的人群，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所有教会学校都已经无法提供他们所需求的教育。因此，授权教师个人在教堂之外开办学校也就势所必然。当时所办学校虽然不得不在教堂附近，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教堂了，教会对他们的管制只是间接的、遥远的。在此情况下，教师中势必会产生新的观念和新的学术生活。

12世纪下半叶，在教堂外授课的老师们就以当时非常兴盛的法团生活形式，组成了自己的法团。并在与教会当局长期的斗争中，权力和地位逐步得到巩固和确立，势力不断增强。1200年前后，教皇颁布诏书肯定了教师法团的自主性。随后，又取得了法律的认可。1231年，巴黎大学作为独立的大学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巴黎大学就是在巴黎圣母院主教堂教师法团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教师法团就是它的根。^[1]

5. 宗教传承了文化，支持并保护了大学

西方的学校都是在教堂和修道院中开设起来的。所以从产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宗教的本性，从属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具有跨国性的特点。巴黎作为基督教的学术中心，虽几经战乱其它城镇学校都荡然无存，而主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却“涛声依旧”。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些宗教学校的存在，人类的进步就会中断，就会产生无法弥补的断裂。

从巴黎大学产生的过程可以看出，教师法团是在教皇的支持下，才取得与教会当局斗争的胜利，从而得以生存与发展。如果没有教廷的支持，巴黎大学至少会在更晚些时候才能产生。可以说，在教师法团诞生后的第一个世纪里，是教廷支持、保护并捍卫了这一批人。当然，教廷对教师法团的支持有它另外的目的，但从客观上讲，是它的支持促成了巴黎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6. 阿伯贝尔的个人魅力，推动了巴黎大学的创立

阿伯贝尔，12世纪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是中世纪欧洲最负声望的人物之一，他能够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他将精深的辩证法造诣、理智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求知的激情奇迹般地融合在一起，成了当时三教九流共同仰慕的偶像。当他开始在巴黎讲学时，这座城市变成了欧洲整个思想界的关注焦点。在他的感召下，大批学生年复一年地涌向巴黎。由于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教师本身也不得不成倍增加。授课地点也不得不向巴黎圣

母院周围扩散。这就为促成巴黎大学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有人说阿伯贝尔就是巴黎大学的创建者。尽管这种说法不太符合事实，但他凭借自身的个人素质，为增强和巩固当时法国的学术运动、为巴黎大学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巴黎大学的特征

1. 教会与世俗的混合体

巴黎大学脱胎于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堂学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宗教的控制，享受和使用宗教赋予的某些特权。但是，它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权利，又不完全听命于教会的摆布，同教会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斗争，表现出一定的世俗性。而另一方面，由于教师法团脱胎于宗教的怀抱，从骨子里渗透着主宰当时世界的宗教精神，因此在斗争中他们又求助于罗马教廷的权威来保存自己。这实际上就等于默认并服从于教皇的领导。不愿彻底断绝与宗教的种种联系，表现出对宗教的强烈的依赖性。这种混合局面在巴黎大学初级发展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从16世纪以后才逐渐转化为纯粹的世俗性团体。

2. 双重的内部组织结构

教师法团形成初期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团，不考虑具体的专业。随后才依据研究兴趣的亲性和，逐渐形成了限制性和自主性更强的群体——院系组织。巴黎大学形成以后，其内部逐渐呈现出双重的组织结构。从全校来看，教师和学生组建了神学、法学、医学和艺学四个学院。而艺学院的学生年龄比较小，独立能力比较差，为了抵御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教师和学生又以民族、语言、地域等方面的亲性和，形成了四个同乡会：法兰西人、皮卡第人、诺曼底人和英格兰人。院系和同乡会是两种不同的群体。院系是在教师法团基础上逐步演化形成的，它的建立旨在严格操作学术事务，组织教学，而不涉及学术以外的事情。同乡会则是基于学生生活的教育与管理而建立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教育学生 and 检查督促学生。可以说，同乡会就是后来大学生社团等管理机构的雏形。

3. 层次低而权力特殊的艺学院

巴黎大学的艺学院履行着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职能。居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然而，它并没有因此而沦为无足轻重的院系，而是赢得了许多重要的特权。如它有权开除任何一成员的学籍或校籍；学校校长只能从艺学院成员中挑选，等等。这种反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教师人数最多，约占全校的5/6；(2)入职宣誓的制约。艺学院是基础院系，任何人要想进入其他系必须先经过它的入门训练，并面对校长亲口宣誓：无论地位何等，身在何处，都要捍卫该系独具特色的权利。在西方宣誓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其他系的教师作为宣誓人都要忠诚这个系。(3)教学内容——辩证法的吸引力。在中世纪辩证法被认为是学问之王，是开启其他知识大门的钥匙。因

此,辩证法的教学被认为是最高档次的教学,艺术学院自然就被人们誉为神圣之地。^[2]

4. 教育生活一体化,环境宽松自由

13世纪初,巴黎大学还没有任何类似现代大学中的食宿固定机构提供给求学者。艺学院作为一个中等教育机构,求学的孩子年龄都比较小,大都在13、14岁,父母不得不把孩子寄托给某一个老师,租赁一个住处,孩子们又以同乡为基础组成一个集体与老师共同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这就是所谓的“会馆”。随后,慈善机构又仿照“会馆”的模式建立了专供贫穷孩子食宿的学院。最初的会馆或学院,是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负责人由学生共同推选。主要功能就是建立起类似家庭的环境,为学生提供道德上或物质上的庇护。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它的教育与生活的一体性。在会馆或学院中教师和学生一起上课听课,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一起阅读课外读物,一起做练习。学院还为学生开设了图书馆。学生们不仅找到吃住的地方,而且还能找到他们要求的所有教育。

5. 高度自治

巴黎大学通过与教会的长期斗争,于13世纪初获得了以下自治权:(1)内部可设有特别法庭,校长和教授享有对本校成员诉讼案件的裁决权;(2)免税权;(3)有权中止包括封斋期间、宗教仪式和庆祝活动期间的巴黎各堂区的大学课程、心灵修炼和布道,时间长短也由大学任意决定;(4)审定教师资格权和学位授予权。(5)罢教、罢课、迁校的自由。巴黎大学创建之初具有很强的游荡性,它没有自己的固定校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可以说一无所有,师生的地域概念也非常淡化,正是由于这一点才给大学带来了极强的革命性。当师生不满当地城市当局或教会的干扰或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时,就会以罢课、罢教表示抗议,最后甚至还会把学校迁出这个城市。

6. 完善的学位与考试体系

巴黎大学创建初期,只有学士和博士两级学位。艺学院属中等教育,学习5-6年“七艺”后毕业,授予学士学位,表示有资格进入其它学院学习。神、医、法三个学院是专业性教育,学生毕业可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从业的资格。13世纪以后,出现了“三科”与“四艺”的高低分离,大学才明确规定,学完“三科”授予学士学位;修完“四艺”授予硕士学位。每一级学位的获得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和答辩,并有隆重的授衔仪式。这样就形成了包含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等级的完善的学位制度。但那时的学位教育与我们今天的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学位制度的产生源于执教权。当初,巴黎大学所有教师执教权的授予完全由巴黎圣母院的主事把持着,后来大学要求予以控制,在1210年获得了教廷的特许。当时规定,只要有6位教师推荐,主事就无权拒绝。但必须经过考试选拔,合格者先授予执教权,半年后经过演讲才正式授予学士学位,这就是当今学位考试和答辩的由来。

7. 博雅的教学内容,以论辩为主的心智训练

方法

巴黎大学作为中世纪大学的典型代表,一直受到亚里士多德博雅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文法、修辞、逻辑、天文、算术、几何、音乐七种自由艺术教育。另外,还设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数学、自然史等科目,基本上涵盖了人文教育的全部内容。

在教学方法上,论辩占据主导地位。在对研习作品进行分析、拆解、揭示关系的基础上,教师从书中抽取所有富于争议的命题,让学生进行直接考察,然后展开辩论,使真理在不同的意见相互碰撞中浮现出来。为了提高学生的论辩技艺,教师之间还要定期举行公开论辩,学生作旁观者。随后,这种做法在学生中也开始流行,并逐步演变成学生每周必做的作业。“以论辩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个个变得能言善辩,学生们正是依靠这种本事在布道、法庭听证和政府讨论中崭露头角。”^[3]

这种方法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空泛无聊的,但在当时却非常流行,而且人们还乐此不疲。原因就在于当时不存在任何实验性推理的方法,所以,培植辩证法和论辩,便成了人们探求真理、训练心智的唯一选择。

三、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1. 巴黎大学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原创性的成就

巴黎大学的产生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在一步步的探索中演化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最强大、最全面的学术机体,一直存活到今天。从执教权的论争,到学术自治权的获得;从三级学位体系的建立,到严密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的设置与实施,无不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而更为后人引以自豪的是,巴黎大学的这种创新性影响带动了牛津、剑桥等一大批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其它大学在极力效仿他的同时,又努力体现着各自的办学特色,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融合,既体现了中世纪大学对当时社会环境的顺从性、适应性,也体现了当时大学创办者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2. 巴黎大学为获取执教权而同教会的斗争,为近代大学的学术自治奠定了基础

巴黎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围绕着学术自治权力问题同教会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坚决反对外界干涉法团内部事务,极力维护自身的学术自主权。并通过罢课、迁校等形式,捍卫了自身的权利,并迫使教会承认其独立性,大学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是大学作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所具有的独立于宗教和社会的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大学自治的开端。它为后来大学自治传统的形成开创了先河,为如何确定教会、国家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 巴黎大学的跨国性,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巴黎大学是一种学者行会, 致力于知识的传播, 没有民族限制和国籍差异, 游学风气十分盛行。由此不仅促进了地区间、国际间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而且还带动了巴黎经济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同时, 大学的基于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社会批判功能、民主自治氛围, 也影响或促进了宗教改革和社会民主制度的建设。它不仅为当时各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还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托马斯·阿奎那一样的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这些学者们不仅担负起保存文化、传递文化、创造和发展文化的重任, 而且还从事着科学研究和社会的改革, 繁荣了学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 巴黎大学在形成过程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影响和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

中世纪的法团一旦确定之后, 会很快变为一个封闭的实体: 不断提高和规范加入的标准与程序(如等级排列的学位制度), 制定严格的内部组织纪律, 越来越趋向保守, 排除异己, 难于创新或变化。由于巴黎大学也是一个法团, 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在大学创建初期, 还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但随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 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以至于16世纪以后, 在文艺复兴运动到来之际, 整个社会普遍弥漫着新的观念, 但却感觉不到对巴黎大学法团的触动, 它的研习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没有什么调整。甚至16世纪那场伟大的科学运动, 都未曾对巴黎大学产生影响。巴黎大学也由此走向了下坡路。

5. 强制性的膳宿制推行后, 过分强调整齐划 一,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学的发展

学院创建初期宽松自由的环境, 吸引来了大批求学者, 促进了学院的发展和建设。但由于后来过度放任学生, 不断发生扰民事件。于是在15世纪后, 巴黎大学就把膳宿制作为一种强行义务推给学院。规定所有学生都得住在巴黎大学所承认的某个机构里, 否则他将拿不到学位证书。甚至用法规的形式来限定宿舍成员的食物质量、价格和分配形式。同时还把已经行诸法令的课程体系以及自由选课, 也给予了竭尽全力的限制。更为严重的是, 从此形成了一种极端的片面化倾向: 任何不符合规则、有可能扰乱既有秩序的事情, 都必须予以避免。这虽然制止了某些不规范的倾向, 但有些过分, 走得太远, 不可避免地又带来了一些新的弊端。如, 学生与世隔绝、教育整齐划一缺乏多样性、破坏了学院和大学自主发展的进程等, 致使巴黎大学在后来的发展中缺乏活力与特色, 没有起到继续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作用。

(二) 启示

1. 巴黎大学白手起家的原创性成就, 激发了 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创新意识

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走向大众化, 用几年的时间

完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十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令世人刮目相看。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如高校办学条件严重不足、质量受挫、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层次结构受到冲击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必须做出回答。然而,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走得急、用时短、超常规, 更为政策所左右。这些都是国外所没有的。因此, 没有相关经验可借鉴。巴黎大学的创建启示我们, 要走出困境, 就需要探索与创新。只要坚持用冷静的头脑认真分析别国的经验和教训, 密切联系我国的历史与现状, 科学权衡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可能之间的关系, 就会创造性地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走出困境。

2. 现代大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的品格, 促进和 引领社会的发展

中世纪的大学处在社会的边缘, 远离世俗世界。因此享有高度的自治。也正因为如此, 才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和封闭。忽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 否定社会对大学的合理要求, 从而逐步走向衰败。这也正是巴黎大学发展的轨迹。19世纪以后, 在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主导下, 大学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以热衷于迎合市场的功利需要来确定自己发展理念, 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功能。其结果又失去了大学自身的独立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成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4]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它需要宁静而独立的环境。因此, 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 大学必须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与社会“保持距离”。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探究高深学问, 保持对社会的服务与批判精神, 从而促进和引领社会的发展。

3. 学术自治, 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学术自治, 是大学的根本。但是,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含义。西方大学自由自治, 有它的历史传统, 更有它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主德”, 强调德行、统一、社会本位; 西方“主智”, 则强调思辨、认知发展、个人本位。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是历史的必然,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 我们不能完全背离民族文化的基础, 盲目与国外接轨, 追求洋人式的自治与自由。同时, 东西文化的融合要有一个过程, 是渐进式发展的。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建立至今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 国家利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没有西方中世纪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因此, 人们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理解和大学究竟如何行使自主权, 至今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包括我们的某些法律, 虽然对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了规定, 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比较模糊。所以, 真正落实学术自由, 扩大高校自主权, 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很长的路要走。因此, 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逐步发展的过程。况且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审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4. 实施通识教育, 弘扬人文精神

巴黎大学博雅教育的理念和以“究问”为主的心智训练方法, 很值得现代大学吸收借鉴。自19世纪以来, 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 以真理为客观的价值评判标准便成了人们在求知活动中所凭依的唯一的价值尺度, 使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尊严和价值受到了压抑和藐视。在大学里, 专业分科越来越细, 口径越来越窄, 教师满堂灌、学生死读书的现象日趋严重, 重理工轻人文, 功利主义盛行。大学的批判精神、学者的独立人格、精神的自由形成和创造力的迸发, 都淹没于功利主义的物欲横流之中。因此, 在现代大学中呼唤通识教育, 弘扬人文精神已是当务之急。当然, 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通识教育, 不论在目的和对象上都与巴黎大学时期有着本质的差异, 它是以恢复教育的人文性质, 追求知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培养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创造能力相统一的一代新人为目的教育, 是对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专门教育的一种补充和矫正。^[5]

当然, 在科学几乎处于知识垄断地位的今天, 实施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 大学作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必须唤回一点当年的“象牙塔”作风, 充分发挥对社会的批判功能, 才能真正起到社会发展“动力站”的作用。

5. 高等教育的改革要避免误入“矫枉过正”的怪圈

15世纪巴黎大学强制实施的膳宿制, 由于一下走得太远,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院和大学的发展。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学校内部管理中也时常出现。像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 “文革”期间的开门办学, 20世纪末的“应试教育”等等。今天我国在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的过程中, 是否又会陷入“放-活-乱-收-死”的矫枉过正的怪圈?

自1999年扩招以来, 各地高校办学规模迅速膨胀, 升格、合并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高校数量逐年增加, 只用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十几年的高校发展历程。

欣喜之余, 我们不得不反思自问: 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正常吗?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仅仅是一个15%的毛入学率? 这样会不会重蹈一些发达国家数量增加质量下降的覆辙, 进而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放活之后是否又是“乱”的结果呢?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看, 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不仅是一种历史必然, 更是一个历史过程, 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虽然表现为数量上的大发展, 但它需要以普及性的中等教育机构为基础, 以完善的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为基本条件。这些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到位, 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6. 寻求巴黎大学的某些优良传统, 加以继承和发扬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转型时期, 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尤其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功能和本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等问题。巴黎大学对知识整体性的追求、对论辩方法的推崇, 以及宽松自由环境的形成、完善的学术组织管理、严密的学位体系构建等, 仍然令人难以忘怀。当然, 提倡这些传统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中世纪, 重现古人的行为, 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精神贯穿在整个高校管理中, 深化和提升对高等教育的认识, 促进其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2] [3]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74-205.
- [4]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5] 张磊. 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考 [J]. 复旦教育论坛, 2003, (2).

(责任编辑 刘 鸿)